



曹克英原著 王永生改編

小女婿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記

这本故事是根据評剧“小女婿”改編的。內容寫的是農村里面由婚姻問題所引起的新旧思想斗争的故事。

我在改編时，改动了原作的某些情節。具体的講，有下面三点：

第一，我略去了原作中陈快腿与陈二之間的矛盾。为了更突出、更集中地揭露農村中封建残余思想与先進思想的斗争，以更多的篇幅通过罗寡妇、陈快腿等人的具体行动表现出她們思想中落后成分的社会根源，因而原剧中陈快腿想与田喜交好、想与陈二离婚等一系列情節就刪略了，陈二在原剧中几次出場，在改編本中就没有正面地來寫这一人物。

第二，小女婿罗長芳这一悲喜剧的角色，他天真、無知，由于他根本没有意識到自己在这一悲喜剧里担任的是什么角色，这样使观众、讀者更为香草叫屈，更加对封建婚姻制度加給妇女的痛苦引起憎恨。原剧在这一方面处理得相当成功，但仍有个别地方把这一个十一歲的罗長芳处理得

稍嫌“大人气”了一点。在改編时为了力求弥补这一缺憾，因此改动了某些有关他的言談举动，同时也削減了剧中某些人物对他的諷刺嘲笑，在原剧第九場中罗長芳被小梅、小宝等人取笑的場面，在改編时就从略了。

第三，我适当地刪略了某些稍帶偶然性的“戲劇性”情節，如原剧第十場中陈快腿在田喜家門外偷听，進屋內以后，陈二又跟着在門外偷听，然后在田喜家中正面展开关于快腿是否做媒拉絳的冲突，这样一些巧遇給观众、讀者多少造成一些不夠真实不夠自然的感覺。又如原剧第九場中田喜因听了快腿的挑撥，和香草見面时鬧了一場別扭，改編时刪略了不少，这样可以使田喜的性格更加完整，使田喜、香草这一对相爱着的青年的关系更加合理、正常。

以上这些对原作的改动，都出于个人的主觀見解，由于自己能力、水平的限制，很可能使原作受到損失。如果因而使作品產生缺点，應該由我負責。

因此，我恳切地希望讀者、原作者对改編本“小女婿”多多批評和指正！

王永生

一九五六年二月于復旦大学

目 次

一	多出彩禮·····	1
二	柳樹蔭下·····	6
三	河西羅家·····	9
四	風波來了·····	16
五	緊要關頭·····	20
六	楊家後院·····	25
七	下定決心·····	28
八	吃不下飯·····	32
九	鼓起勇氣·····	35
一〇	獲得勝利·····	40

一 多出彩礼

陈快腿是村里一个有名的人物，“快腿”并不是她的真正名字。

村里人给她起上这个外号，不是没有根由的。她的身材不高，腿自然也不长，走起路来全身都要左右摆动，凭良心讲，她走路并不快，可是大家为什么要说她是“快腿”呢，说起来话可长啦。

快腿娘家姓宋，丈夫姓陈。她丈夫陈二是个劳动能手。快腿嫁到陈二这村子里还不满十年，可是庄前庄后十里八村的，不管老少都认识她，喊她“快腿”。

陈二是个劳动能手，讨了个老婆可不是同样的脾气。快腿的腿整天不肯下地，专门爱串门子，不是给李家说媒就是给黄家拉线。在这当中快腿捞一些银钱，买上一些雪花膏香粉，整天打扮得象出客似的。就为这些，两口子不知淘过多少回气，三天倒有两天吵嘴，可是吵了也不管事，快腿的腿仍旧很快，还是东庄西庄的串着门子。

这情况说的是解放以前，解放后快腿可有了一些转变，

村干部不停的对她進行教育，要她改掉二流子的習气。虽然改造一个人不是三朝兩夕的事，快腿到底也有了一些進步，还曾經当众表示过再也不替人家說媒拉絳了。

一天上午，陈二下地去了，快腿坐在家里正在閑得难过，很想找个人聊聊。忽然河西的罗寡妇來敲門了，真把快腿乐得嘴也笑不攏來。

罗寡妇剛一坐定，便歪着头嘟起嘴說：

“我托人給你帶过多少信，也不來一趟，你可真难請啊！”

陈快腿連忙接口說：“大嬸！你这說到哪里去啦，家里头活忙，抽不开身子，你老人家叫我办点啥事呀？現在我可不管閑事啦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快腿連忙收住嘴，有点后悔了。心里想：罗寡妇無事不進三宝殿，恐怕找我有什麼事，弄几个錢抽抽烟也是好的。

快腿想到这里，罗寡妇压低声音說：

“这个事还非你不可呢，咱們不是外人，还是老实談吧。自从孩子他爹入了土以后，丟下我們娘兒倆守十几畝地，又沒有人工，又沒有牲畜，家里活漿漿洗洗、縫縫补补的真忙不过來，你看我又要挑水种菜，又要做飯喂猪，你替我想想，小長芳歲數小，还在念書，家里这么多事，这叫我怎么办啊？”

停了一停，罗寡妇又搖搖頭說：“少就少个人帮助帮助，弄得我头昏眼花，真要我老命啦！”

一段話還沒說完，快腿早已猜中了一半意思，心里想：想必是托我說媒了，这回可是找上門的，乐得办一办，干部們要怪我不务正經，我可有話对付他們。于是等罗寡妇的話剛說完，馬上滿臉笑容地說：

“是啊，家里外头这些事，可真夠你老人家忙的啦。”

這句話正說到了罗寡妇的心里，連忙搖搖頭、嘆口气說：“唉！我实在受不了这个苦啦……”

快腿等不及罗寡妇往下罗苏，便帶着試探的口吻問道：

“你老人家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想給長芳娶个媳妇。”罗寡妇把凳子移到快腿的跟前說。

快腿裝着詫異的样子說：“啊？給長芳兄弟說媳妇，忙啥呀？”

“娶个大媳妇为的是照应家务唄！”罗寡妇可回答得很老实。

这一來，快腿心里可篤定了，好容易忍住笑容說：“不好办哪！女婿太小，人家誰肯呀？”

“我情愿多出彩礼！”罗寡妇說。

快腿故意冷冷地說：

“多出彩礼……咳！这个事不好办哪，你老人家不知道嗎？現在婚姻講自主啦，誰还敢說媒拉絳的呀？”

罗寡妇果真对快腿說：“这件事就得求你辛苦辛苦。”

快腿假裝神色緊張地对罗寡妇說：

“唉呀！大孀子！我可是受过政府教育的人啦！要是村里干部知道了又該叫我坦白、檢討啦！”

快腿想了一想，又說：“再說……我也要下地耨草劳动啦，賺几个錢好貼补着过日子，我可不能办这个事啊！”

罗寡妇真的怕快腿会不答应，馬上央求着快腿說：

“說好了媒，我大孀送给你一口肥猪，不比你下地耨草吃虧。”

“咱們自己人还說什么吃虧不吃虧的話嗎？我是怕叫政府知道了，可就糟啦！”快腿接着說。



罗寡妇等她剛一說完，馬上說：“咳，你不說，我不說，把嘴封得緊緊的就行啦，你帮助大孀一次吧，不会叫你吃虧的！”

其实，快腿心里早就想好一个姑娘，既然罗寡妇这

样說法，便开口說：

“大婦！我們庄上倒有个好閨女，你猜是誰？”

快腿停了一停，又說：“楊發家的姑娘，香草，今年十九啦，織布，紡綫，挑水，做飯，漿漿洗洗，縫縫补补，耕种鋤剷，推米磨面……真是样样能干。这还不算，姑娘長得真沒好比的啊，就是有一样……”

“啥呀？”罗寡妇連忙問道。

快腿說：“她爹楊發是个財迷，要是彩禮少了，恐怕她爹不肯給。”

罗寡妇听得心里發癢，也來不及轉弯抹角，便直截了当地向快腿說：

“你看要出多少？”

快腿故意停了一停，說：“嗯……还不要个三十担、二十担的。”

說到这里，看了看罗寡妇的臉，又說：“咳，三十担、二十担虽然數目不小，我的老太太，就是你愿意出，也不知道人家那头愿意不愿意呢！依我看，你还是过几年再說吧，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”

罗寡妇半晌沒有答腔，盤算了好久，才說：

“要是娶过來的話，家里活、地里活都不用我受累啦，長芳也有人照顧啦……”

“那倒是啊，再过四年五年的，还能叫你老人家抱个大孙子呢。”

快腿又說了一些姑娘的長處，羅寡婦也不想再知道什麼了，便斬釘截鐵似的對快腿說：

“就這麼辦吧，要是楊家願意，我就把那挂膠皮大車賣了，無論如何，陳大姐呀，你可得給我辦妥啊！”

羅寡婦說完了，站起身便要想走。

快腿接下去說：“好吧，我盡力給你老人家辦就是啦，大嬸啊，明后天听回信吧。”

停了一停，快腿又說：“大嬸，你剛才說的那口豬有多少斤重啊？”

羅寡婦也知道快腿的心思，連忙說：

“有個百十來斤，你放心！大嬸說到哪就辦到哪……”

快腿話說出口以後，反而感到不好意思起來，連忙吞吞吐吐地說：“不是，我問問有多大，好搭個豬圈。”

二 柳樹蔭下

村里的小河邊上站著一對青年男女，男的叫做田喜，女的就是楊發的女兒香草。

田喜和香草從小兒就在一起，年齡大了，在共同勞動中更發生了深厚的感情。田喜如果有一天沒見到香草，心里就象丟掉什麼東西似的，香草也是一樣。

雖然如此，可是誰也沒對誰透露過這樣的感覺。

太陽快落山了，天空出現了一片美麗的晚霞，在河邊的

柳樹蔭下，田喜摸弄着垂下的柳條，低著頭對香草說：

“我們組里的庄稼弄得可好啦，小苗長的才壯呢，我又把棉花籽悶上了，就等着種啦，今年秋天准定錯不了！”

香草說：“聽說你們組里，有好幾家買牲口啦？”

“還想買一挂膠皮大車呢，咱們生產搞得可有勁兒。”田喜接下去說。

香草听了只是說：“那多好啊！”

田喜不知往下說什麼才好，弄得香草也不好意思起來，拔腳就要回家。

田喜急得連忙說：“我要和你說的話還沒說完呢！”

“還有啥事快說吧！”香草說。

田喜弄得嘴巴更難張開了，低下頭慢騰騰地說：“我想問問你……”

“問啥呀？”香草說。

田喜漲紅臉說：“你……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香草听了早已明白了八九分，兩只手卷疊着衣角問道：“啥呀？愿意不愿意的啥？”

田喜平常說話非常爽直，这一次說話可吃力得很。一听到香草这样發問，更感到香草的大胆，自己的怯弱，想着想着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想收回剛才說过的話，可是已經說出口了，沒有办法，只好想出一些不相干的話岔開它。

田喜說：“我打算和我媽說，叫我媽……叫我媽也參加你們紡綫小組行不行？”

“这还用商量，等我們过几天耨完草，我就找田大娘去，她比我們紡的还好呢。”香草明知田喜說話的真意，故意这样說。

“那就这么办……”田喜無可奈何地說。

香草說：“我要回家啦！”說着背轉身子就走，走了几步，回轉頭一看，只見田喜还默默地站着呢。香草好容易忍住了笑容，把准备好送田喜的一只荷包放在鼻上聞了又聞，故意讓田喜看得清清楚楚。

田喜見香草手里拿着荷包，馬上搶前几步，一伸手把荷包搶到自己手里，笑嘻嘻地說：

“不是送給我的嗎？”

香草說：“別不害臊，我做了自己挂的！”

田喜心里早已明白，故意說：“那就还給你吧！”說着，把荷包遞还給香草。

香草見了，並沒有用手接过荷包。田喜故意要遞，兩人正爭執着，躲在草堆后面的陈快腿跑了出來，喊叫着說：

“香草真有办法啊！”

香草一听到快腿高声喊叫，羞得連忙拔腿飛跑。

“你啥时候來的？”田喜問快腿說。

快腿擺动着全身說：“我早已來了，你們的玩意兒我都知道。”

田喜說：“我們在討論生產的事，香草性急，和我爭吵了一會兒。”

快腿陰陽怪氣地說：“表弟呀，你和香草的事，滿村的人誰不知道，人家要開會鬥爭你們倆！”

“鬥爭我們倆！憑什麼？”田喜氣沖沖地說。

快腿也不甘示弱：“人家說你們不清楚，‘搞破鞋’！”

田喜氣得說不出話，只問了一聲：“誰說的？”

快腿見田喜這樣嘴硬，也就乘勢收場說：“走，到我家去再告訴你！”

快腿伸手要拉田喜，被田喜拒絕了。

快腿討了一場沒趣，就走開了。過了一會，香草不知從那里又跑到田喜的身邊，笑着喊道：

“田喜，田喜！”

田喜正想着快腿剛才說的話，忽見香草來了，不耐煩地說：“別喊啦，有人說閑話。”

“說什麼？”香草嘴一嘟，問道。

“說咱們倆不清楚……”

香草听田喜一說，氣得要哭出聲來，好容易忍住眼淚，對田喜說：

“咱腳正不怕鞋歪，她沒事讓她說好了！”

三 河西羅家

香草的爹叫做楊發，提起楊發，村里人背地里都叫他“小心眼老楊”。

楊發为人倒还正經，只是愛貪一点小便宜。談劳动，在村里也數一个能手。解放后分到了地，更是手脚不停，老夫妻的日子过得漸漸好了起來，就是有一層，楊發一想起就不高兴，常常对香草媽說：

“身边到如今只有兩個閨女，閨女总不能老留在家里，日后傳代的事怎办哪！”

自从香草跟田寡妇的兒子田喜談“自由”的消息在村里鬧开以后，楊發一直在想：不管管香草，不叫人家笑話嗎？我还有啥臉見人哪！

楊發这个想法在心里悶得好久了，早就想跟香草媽商量商量，可又恐怕老伴会护女兒的短处，一直沒有吭声。

但是，村里人越來越把香草和田喜的事鬧开了，有的还說香草和田喜的关系“不清楚”，不和老伴談談也不行啦，想了好久，还是叫來香草媽坐下商量了。

楊發先开口說：“我一出門就有人指我背脊梁，鬧了半天，是說咱們香草跟小田喜鬧什么自由恋爱呢，你說这有多丢人啊？”

香草媽也早听到外面人家說过这些話，現在听楊發一講，不耐煩地說：

“反正香草也沒有婆家，香草要是愿意跟田喜过門，就托人去說媒吧，常言說得好‘一俊遮百丑’，免得人家笑話。”

楊發听了，提高嗓門說：“給他！你說得多好听啊！那算光彩嗎？还不是叫人家說先有后嫁，咱們是正經過日子的

人家，不怕丟人嗎？”

“現在不是提倡男女自由找對象嗎？”香草媽說。

楊發氣洶洶地說：“那不過就是說說罷了，你看哪家的正經姑娘談‘自由’的？你倒會說這樣沒臉的話！”

香草媽沒料到兩口子憑空會吵了起來，心里想，大家讓一步也就算了，于是對楊發說：“你嚷了半天，倒是怎麼辦哪？”

楊發說：“好辦！托個媒人給香草找個門當戶對的婆家，明媒正娶，那有多光彩，這就沒有人再說長道短的啦！咱們還能得點彩禮呢。”

香草媽還沒答話，陳快腿已一腳跨進了門，扭著頭，嬌聲嬌氣地對老兩口說：

“大叔大嬸都在家哪！”

香草媽連忙招呼快腿坐下，聊了幾句閑話。

快腿進了屋里，四處一望，小香菊正在邊屋里念著字塊，一家四口人只缺香草一個在家，心里暗暗歡喜，連忙開口說：

“大妹子不在家嗎？”

香草媽說：“婦女會找去開什麼討論會去啦！”

快腿听了連忙點頭說：“是啊！開會是好事兒啊！我要不是忙不開，我早就想參加啦，這個婦女會真是好啊！”

楊發一直盤算著剛才想定的主意，見了快腿，腦筋一動，就差笑出聲來，心想：快腿人熟地熟，干這一行又是老

手，就拜托她找个門戶相当的人家吧！

香草媽正要答話，楊發插上嘴說：

“嫂子……咱們都是多年的好鄰居了，一向無話不說，你說說咱們香草在外面的名聲怎樣啊？”

快腿听了這話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，俗語說：萬事開頭難。羅寡婦拜托的事正愁沒法子開口，楊發既然這樣一講，真是再好也不得了。

快腿心里明明高興，却裝作為難的樣子，低低地說：

“咳！我的大叔大嬸，說也只能背地里說，當面說不又是在搬弄口舌啦？”

楊發怕快腿真的不肯往下講，連忙說：“咱們不是一年的交情唄！”

“是啊，沒交情我也不來呀，告訴你們吧，現在你們香草鬧的可不象話啦！”快腿笑容滿面地說。

香草媽听了，急忙插嘴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

“你都知道嗎？”楊發接着問快腿說。

快腿一言一語地慢慢說：“這件事算來足有一年多了，我總想對你們說，咳！又怕人罵我多嘴，現在全村个个都鬧開了，紙里包不住火，不告訴你們可不行了……”

楊發等不及快腿再轉彎抹角，趕緊打斷快腿的話說：

“嫂子，到底是怎麼樣？快說吧！”

快腿說：“田寡婦的兒子田喜，別看他人小，做出事來真不要臉，整天裝得一面孔正經，可是一見到香草啊，就嘻皮

笑臉的，鬼鬼祟祟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昨天傍晚，我打从村子里河边口路过，就看到他們倆，手拉手的，肩膀还靠着肩膀呢！大叔大嬸啊，我看了真叫我渾身直打哆嗦，村里人啊，三一堆，兩一伙的，好多人还說要开斗争会，要他們在会上坦白呢，这件事要鬧下去那可了不得。”

楊發听了气得直蹬脚，望着香草媽說：“你看！这不是要我們的老命嗎？”

快腿接下去說：“常言說得好，女大不可留，一点也不錯，依我說，趁早給她找个婆家，省得旁人說閑話！”

楊發听了，正投合自己的心意，連忙对快腿說：“嫂子！咱們不是一年的交情了，你可千万别取笑啊！我求求你，給咱們香草找个門戶相当的婆家行不行？”

快腿故意推却說：“大叔，你說的这是啥話呀？現在能随便說媒嗎？”停了一停，又說：“再說我已經受过政府教育，早就洗手不干，参加生產啦，这要是叫妇女会知道了，那还了得。”

楊發狠狠地抽了一口旱烟，轉动腦筋一想：允許她什么东西，可能会答应，还是央求央求看吧。于是对快腿說：“嫂子，这件事实在麻煩你，办妥了，一定不会白做的。”

“看大叔，你这話不就說远了嗎？啥白做不白做的，我怕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啦！”快腿解釋着說。

香草媽本來也同意給香草說个相巧的婆家，既然楊發拜托了快腿，也就没什么意見，接着她插嘴說：